

# 沉默的饒舌

## ——朱浩眼中的上海

• 顧 錚

現代城市作為一個人為建構的功能性指向明確的空間場所，在其功能日趨發達完善的同時，也因為其不可預測和無法抗拒的其他原因，走向其反面。城市的反功能性與無功能性也同時潛滋暗長。久而久之，城市因為其各種實用功能的重複，以及各種景物、景觀、景象的無序疊加，最終反而呈現為一種充滿了矛盾指向的符號化空間，而在視覺上，則往往呈現為超現實的景觀。在這樣的空間中，各種事物與景觀不合邏輯地糾合在一起，各自為政的空間成為了事物爭奇鬥妍的最佳演出舞台。

攝影家朱浩的彩色系列作品，以我們無暇細看的城市景觀為對象，經由細膩的色彩表現和精確的影像描述，凸現了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無序卻又是有機的生命體的視覺魅力。通過他細緻的描述，現實以其不可阻擋的魅力，「借機（照相機）」向我們展示其豐富性。當我們置身於他為我們設定的視角來與他一起面對這些成為了照片的景觀時，我們發現，包括人在內

的現實本身，具有表達其自身的豐富表現力。

朱浩的照片中所取的景觀，其實都來自人們平時熟悉的城市空間。然而，經過他別出心裁的框取，這些本來不被注意的景與物，突然顯出了一種陌生感。這些空間在平時，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往往都是作為人的活動背景或布景而退居後方。然而，一旦人從這些空間裏消失後，作為背景或布景的空間自身無可挽回地成為了現實的主體，袒露一切，走到前台。它們，以及它們周遭的事物，不得不暴露在照相機面前，接受鏡頭的審視、逼視與凝視。於是，它們的一切不為人所注意的細節與秘密都一覽無餘地暴露出來。而這些細節與秘密也只有人在消失的時候才有機會反客為主。即使是他的照片中的人，由於被他截取的只是身體的局部，因此也一樣成為了被強迫呈現的對象。經過攝影的轉換，空間成為了景觀，而景觀則成為了時間裝置。身為攝影家的朱浩，在將景觀與空間作一種影像的固

定與轉化之際，在定義了現實的同時，也賦予時間與空間以新的意義。在他的觀看之下，景觀獲得了自足性與自主性，而空間則丕變為壓縮、凝聚了時間、欲望、想像與記憶的歷史容器。

紅色的氧氣瓶、鏗亮的垃圾筒、布簾後的一排衣架、無人注視的禁煙海報、孤獨的電話亭，……城市中一些被人忽視的物件與細部構造，經過他的凝視，都成為了某個悄然展開的故事的線索，世界變得充滿了故事。他的框取，賦予了分散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各種事物以相互聯繫的關係，也證明了它們的存在方式。這些事物也因此獲得了共存於一個空間的理由，一個相互之間經過攝影而發生了關係的理由。其實，攝影，不就是賦予不相干的事物以理所當然的關係的勾當？攝影，在幫助人的眼睛發現現實的新奇之時，也幫助各種事物建立關係。或許正好相反，攝影的本質就在於它能夠以它獨特的方式讓看起來合理的世界經過攝影的框取而顯得荒謬？

在朱浩的作品中，我們雖然幾乎不太看到人的影蹤，但所有被他刻錄在膠片上的城市文化的印記，如廣告圖像、塗鴉、符號、遺物、建築等，在在表露人的欲望、幻想與創造力。他以人的缺席告知人的在場。這些成為了「客體」的城市景觀，經過朱浩這個攝影家主體的客觀性呈示，「客體」獲得了呈現其主體性的可能，而攝影家本人則成為了客體作出主體性呈現的媒介。

作為一個敏銳而又敏感的攝影家，朱浩沉浸在被「被攝體所喚起的

陶醉」(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語)。他通過攝影細細體會現實的魅力所在。他不是作為旁觀者從邊上掠取景象，而是堂皇地與現實從正面展開直接的對話。他與現實正面遭遇，在與現實對話的喜悅中，充滿喜悅地敞開自身，讓自己成為一種讓現實進入鏡頭的媒介，吸納收容眼前的一切。經過主體與客體的對換，他的攝影成為讓主體與客體相互包容，相互置換，相互進入的媒介。於是，攝影家的自我隱去，現實的它我呈現。而現實世界，終於向我們全面敞開。

攝影是一種排除聲音的行為與操作。與黑白攝影將世界的斑斕色彩抽象為黑白灰不同，彩色攝影是將攝影家的意志與感受體現為色彩的豐饒，來表徵現實的豐富。在色彩斑斕的靜默中，細節豐富的現實發出無數的暗示，默默地以形態與色彩相互揭發，相互掩護，卻又爭先恐後地證明自己的重要與存在。而這一切，在攝影家的調停之下，最終又歸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向我們展開。我們發現，在朱浩的攝影中，現實的喧嘩在快門按下的霎時被轉換成了無限豐富的色彩。雖然聲音被扼殺，但是現實仍然在饒舌，而且更饒舌了。甘於成為世界展示其魅力的配角的攝影家，以沉默的饒舌展示世界的斑斕。朱浩的攝影，以豐饒的色彩出示了現實的沉默的饒舌，更進而以豐饒的色彩雄辯地指出：沉默即饒舌，沉默即雄辯。

顧 錚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